

女性化筆名

作家的筆名，猶如古代皇帝的年號，經歷了由繁到簡的變遷。武則天、李治「婦夫」，是「ID狂魔」，總共換了三十多個年號。而明、清兩代，基本上一個皇帝終身只用一個年號。如今作家，大多也就是一個筆名，間或再加一兩個「小號」。而民國時代，很多作家動輒就是幾十個、上百個筆名。比如，魯迅有一百多個筆名，矛盾也有近百個。

其中有一類筆名，是男扮女装的。比如郭沫若的「安娜」，矛盾的「四珍」，巴金的「歐陽鏡蓉」，沈從文的「休芸芸」等。儼然是文學界的梅蘭芳。以現在的取名規則來看，「珍」「蓉」多是女的，但舊時則不是這樣。大觀園裏就有賈珍、賈蓉、賈芸嘛。神醫也叫李時珍呢。作家有時就乾脆加上女士頭銜。如，「范奴女士」劉半農，「馮虛女士」矛盾；「萍雲女士」「碧羅女士」則都是周作人。

放到現在，這麼做，估計又會在網上衝一把熱度，「偽娘」「娘炮」的帽子，是逃不過的。幸而當時資訊還沒有這麼發達，作家也不必擔心網暴。

周作人曾經專門解釋過自己的這種女性筆名，當時是為了給《女子世界》雜誌撰稿，「萍雲」無非是漂泊無定的意思，「碧羅」是「秋雲如羅」的典故。他還專門分析了一通個中心心理：「少年的男子常有一個時期喜歡假冒女性，向雜誌通信投稿，這也未必是看輕編輯先生會重女輕男，也無非是某種初戀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種表示吧。自己有過這種經驗，便不會對於後輩青年同樣的行為感到詫異與非難了。」

「馮虛女士」是一九一九年二十三歲的矛盾為《婦女雜誌》寫文章時所用。字面上有「浩浩乎如馮虛御風」的灑脫，而實則是「憑空虛構」的意思。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口感問題

和蘇州父系親戚聚餐，小叔、小姑都說討厭絲瓜、茄子、冬瓜等吃到嘴裏「軟批批」的蔬菜，也不喜歡紫角葉、山藥、秋葵煮熟了就黏黏糊糊，口感太過「膩心」。父親也不愛吃這些菜，而我小時候對口感綿軟的菜也是敬謝不敏的，連嫩豆腐都不吃。

起初以為這種對吃食質感的偏好屬於家族遺傳，或至少是受到熟悉的家庭環境、生活方式影響。後來讀了外國人寫的科普文字，才知人類對脆感的追求似乎有進化方面的緣由。因為吃起來脆就代表蔬果水分充足，新鮮無毒，過熟、腐敗或乾癟的植物口感「爛糟糟」的，也是一種警響。又有研究發現，兒童對食物的質感十分挑剔，多半討厭口感「軟綿綿」的蔬菜。他們甚至對菜式的擺放也講究，不喜歡多種菜品在飯碗裏攪在一起，最好是每樣菜分割得清清楚楚，各種味道涇渭分明，不太能欣賞複雜、複合型的滋味。如果此說屬實，那許多美國成年人的口味倒是接近幼稚，「不忘初心」了。

記憶不僅存在於腦海裏，還記錄在舌尖上。古今中外的文學大師筆下，童年時代熟悉的某樣吃食往往具備牽動記憶潮水的魔力；成年後偶一接觸，往事就在眼前徐徐展開。普魯斯特書中的瑪德琳小蛋糕，魯迅記憶裏的羅漢豆、茭白和梅乾菜，汪曾祺文中的高郵鹹鴨蛋都是如此。因為故鄉的食物承載了親情，也傳承了文化，足以支撐起我們對歷史、傳統和個人及群體身份的想像。

不過，口味也會隨着閱歷而改變。至少我如今已經不討厭茄子、豆腐和絲瓜了，只是對冬瓜依舊不很感冒。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書店有什麼

中丘整。

前幾天在一家購物廣場買麵包時遇見「方所」。我知道這書店，幾年前在廣州曾逛過的，不想北京也有了。轉了一圈，發現店內設有「陳寅恪」「許倬雲」專櫃，擺着兩位大師寫的書和別人寫他們的書。許倬雲的書縱橫開闔，意深而文淺，比較好讀，這些年圈粉無數。陳寅恪的書專精古雅，義廣而辭約，非專業的人其實很難讀懂，但並不妨礙他擁更多的粉絲。對於兩位大師而言，這家「方所」實在是太友好了。店裏還開

書店裏有的自然是書，但又不限於書。文具文創、咖啡綠茶、首飾字畫、公仔玩具，以至於綠植爬寵，一切與休閒相關的東西，似乎都可以在書店遇見。書自然是包羅萬象的，書店也日趨包羅萬象起來。如是，去書店變得不再純粹，因為不止於買書；去書店也變得很純粹，因為只是為了放鬆心情。

近來，我常抱着這「純粹」的念頭去書店。於是，在書店又有新發現。一些書店對書的分類，頗耐玩味。按其內容與主題，圖書本是有專

門的分類法的，傳統的新華書店一般沿用之，哲學、社科、經濟、文學、歷史、藝術……書多的便分至二級，小說、詩歌、散文，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專營舊書的書店大體也是如此。一些專門的書店如考古書店、社科書店，則依其專長再作細分。

獨立書店卻不然，其分類匠心獨具，流露出打理者的觀念與品味。在北京，我常去的萬聖書園，有基督教、佛教、道教專櫃，孔孟、老莊專櫃，還有「西人看中國」「中國學術思想」的專題，隱隱可見書店主人胸

了一個區域，名為「小方所」。我心中猜了答案，踱過去一瞧，果不其然，是兒童讀物區，暗為這「小機靈」叫好。

書店裏的書與非書，以及因書生發或與書有關的觀念、趣味，還有瀰漫於書店空間的小機靈，共同構成了為什麼要有書店的理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活着的意義

想念妻子的照顧者功能，多於思念妻子本人。

或許，這只是出於我的「刻薄」，也可能是那一位丈夫的情感內斂，但無論如何，以睹物思人而言，我認為西晉潘岳的《悼亡詩》倒真的寫到了一份思念故人的愁。

潘岳寫道：「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回惶忡警惕。」潘岳看着從前與妻子一起生活的房子，想起了點滴往事，物是人非，而他只能夠沉溺於哀傷，感嘆無法改變妻子離世的事實。

《詩經·邶風·綠衣》寫下了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一首悼亡詩：「絳兮紛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首詩描寫一名寡妻拿出了妻子生前親手縫製的衣服，一邊輕輕撫摸衣物，一邊回想妻子活着時，都會幫他張羅換季的衣服，但如今外頭冷風淒淒，身上卻是夏天穿的「絺綌」，即葛布衣，擋不了寒意，也擋不了思念那一位深知他心意的已故妻子。

從前，老師教導這首詩，說它寫到了丈夫思念妻子的情感，但我始終沒有讀明白，在我看來，丈夫更像是

潘岳的《悼亡詩》開啟了以後文人祭悼妻子便以「悼亡」為題的傳統，更成為了詩文的一個類別。悼亡令人傷感，這是本能，而人類的文明進一步把這份傷心的悼亡變得有意義。

猶太裔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納粹德軍俘虜，並關進了集中營。其間，他失去了全家人，只有自己活了下來，這個回憶不但給予他苦不堪言的傷感，更帶來了一份罪惡感，他的內心自責：為什麼死了的人不是我呢？

這樣的痛苦，使他長期思考生命、存有、他者等主題。列維納斯的哲學，艱澀深奧，但至少我們可以明白他的一個論點：逝去的故人與活着的我們，依然有着一份倫理關係，我們的關係不停留於過去，而在於當下，在於當下的每一次思念，都是教我們尋找繼續活着的意義。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公仔麵

有時太累，不想外出吃飯，又不太肚餓，網上外送亦沒什麼特別想吃的，就會煮即食麵。即食麵不宜常吃，不只油炸，鈉質又多，除了偶爾讓自己吃點「邪惡」美食開心一下、方便短時間內弄點熱食充飢，或經濟條件不理想，迫於無奈要「捱公仔麵」外，其實沒太大品嘗價值。

「公仔麵」背後的故事就有「營養」多了。香港人稱即食麵為「公仔麵」，相信不少「老香港」都曉得跟本地工業家周文軒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從日本將即食麵引入香港，再自家

生產有關。當時香港永南食品有限公司推出以三分鐘可煮熟，並用人形玩偶圖案為商標的即食麵，名「公仔麵」。由於產品深入人心，所以港人自此稱又名速食麵的即食麵為「公仔麵」，可見上述那商業決定和推廣策略的成功。

我沒有吃「公仔麵」的印象，因為兒時香港已流行吃日清食品公司販售的「出前一丁」。當時「出前一丁」是家中常備的副食品，不過父母當然不會讓我和妹妹常吃，因為他們還是愛弄中式麵條，感覺比速食麵健

康。我倒不介意，因為自己最愛吃粵式全蛋麵。麵餅在沸水中煮熟，勾起隔水，以熟油和豉油將又薄又滑的麵條拌勻，是我至今仍非常喜歡的美食。不過現在怕胖，家中又不備熟油，所以這道全蛋拌麵就等於娘家的名菜，只要吃到就會有被愛的感覺。

兒時深宵常與妹妹偷偷到廚房煮「出前一丁」，因為挑燈夜讀總會餓，但父母為了安全起見，不准我們自行開火煮食，所以要暗中行事。一般是由妹妹負責煮，因為我笨手笨腳，很大機會壞了好事。事成後，姊

妹二人拿着熱騰騰的湯麵回房中品嚐，麻油香飄滿一室，吃罷就各自繼續埋首書海之中，非常自律。現在可選擇的速食種類非常多，已甚少吃難消化的即食麵，但只要嗅到「出前一丁」的麻油味，還是會想起從前兩姊妹在夜裏同享美食的情景。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苦瓜家園》



畫下了《苦瓜家園》，將平凡的半生瓜與個人的生命連結。

吳冠中一生受過很多苦。他是一

個在貧寒農家降生的苦孩子，早於青年時代，他以「茶」為筆名，茶，苦菜也。吳冠中一生確實經歷過崎嶇曲折，他為《苦瓜家園》如此題點：「苦瓜藤上結苦瓜，血統也，命也。多少事，光環與花園，都靠苦瓜成正果。苦不苦，我曾題四字：嚼透黃連。」

吳冠中認為，一個人在一生命中，其實有甘與苦兩者間的對比；越是艱苦的情況下，越能夠打造對於藝術的堅持和追求。《苦瓜家園》藤

蔓纏繞，十多條垂掛的白色苦瓜反襯在黑森森的背景中，分外矚目，有說不出的苦澀味道。吳老將苦瓜這個表象提升到一個黑與白的對比，用繁複的攀藤喻作世間複雜紛亂的關係，讓觀者在簡單沉鬱的色調中，接觸他對於人生獨特體會。

館藏擷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雄獅少年》

前不久，維港的無人機表演成為城中的一大盛事。看着無人機拼湊出舞獅頭項平安包的生動圖像，讓人不禁聯想到舞獅這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說起舞龍舞獅，不得不提到在今年廣州藝術季上作為開幕表演的粵語版音樂劇《雄獅少年》，而它亦在香港藝術節上首演，備受觀眾好評，五月底更將在澳門上演這一精彩故事。

小鎮少年阿娟，自幼體弱被人欺負，與兩位好友無所事事，並未找到人生的方向。與「同名」的舞獅少女阿娟相遇，給了「孱仔」人生的方向，便與好友組成雄獅小隊，約定站上舞獅大賽決賽的擂台。隨着上半場劇情的深入，立體的人物、層層推進的情感，讓觀眾跟隨着男主的打怪升級而激動不已，現場笑聲一片。

下半場，一系列突發事件讓阿娟陷入兩難抉擇，觀眾的心亦跟隨劇情不斷起伏。歷經思想的掙扎，阿娟最終趕到比賽現場，登上了舞台，與少女阿娟在舞台上各顯神

通，書寫後生仔鹹魚翻身的勵志故事。走出劇場，腦中仍舊浮現着演員們身穿鮮艷的舞獅服裝，完成高難度動作的畫面，耳邊回響着阿娟所說的「不要放棄」。

面對生活作出妥協還是勇敢追夢，對於這個永恆話題，《雄獅少年》的故事交出一份答卷。事實上，音樂劇的排練日程十分緊張。粵語版《雄獅少年》由高世章擔任作曲、編曲、音樂總監，由岑偉宗擔任作詞，他們在去年十二月尾才完成了《大狀王》演出，又在今年三月香港藝術節中上演文武雙全的新作。劇中的演員僅有一個半月時間「速成」舞獅動作，卻憑藉精彩的演繹完成挑戰。了解幕後故事後，相信很多的觀眾都會帶着「阿娟精神」投入下一場旅程。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星夜」耀蜥背

印度泰卡瑞野生動物基金會的科學家，在印度南部西高止山脈(Western Ghats)的低海拔乾燥森林，發現了一個新的蜥蜴物種，牠們的背部有着或明或暗的藍色斑點，讓人一下子聯想到荷蘭印象派畫家梵高的名畫《星夜》(又譯《星月夜》)。科學家們發揮想像力，將這種身形嬌小的蜥蜴，命名為「梵高擬攀蜥」，向表現主義的先驅梵高致敬。

印度科學家有關「梵高擬攀蜥」的研究成果，近日發表在《動物學鑰匙》(ZooKeys)期刊。這種體長僅三點四厘米的蜥蜴，棲息於岩石之間，偶爾也會在建築物和樹木上出現牠們的身影。作為晝行性動物，牠們通常在清晨和傍晚的涼爽時段出外覓食和活動。

《星夜》為梵高一八八九年六月創作，描繪了法國普羅旺斯地區聖雷米的一家精神病院朝東的窗戶所看到的夜空景色，以及想像中的村莊。梵高在這家精神病院住了一百多天，其間創作一百五十多幅油畫和一百多幅素描，而《星夜》正是此一時期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

梵高的《星夜》以藍色為主色調，天空的紋理像渦狀星系，繁星閃爍，點綴其間，昏黃的月亮則以月食形式出現。油畫以誇張的手法，生動地描繪了充滿運動和變化的星空，反映了逝世前一年，梵高躁動不安的情感和幻覺世界。

《星夜》現藏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全球首部全手繪油畫風格的傳記動畫電影《梵高·星空之謎》(又譯《至愛梵高》)在內地上映，回望畫家在聖雷米精神病院的最後歲月，試圖破解「星空之謎」。

有趣的是，二〇〇四年三月，美國太空總署和歐洲太空署公布了一張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的太空照片，聲稱「這幅太空攝影作品與梵高的名作《星夜》有「異常相似」之處」。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